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千四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九

起玄黓困敦盡上
章涒灘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

據禮儀志
西都舊有

上陵至東都則其儀文僉備其畧見四十四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

二廣周流四公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三十餘年

賢曰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

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

歷事六帝

安順冲質桓靈

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

歲輒復升進

復狀又翻

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

並為三司

三司即

練達故事明解朝章

解戶買翻曉也朝直通翻

故

京師謠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

胡廣字伯始大

既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則當時之責望亦重矣豈可以三十餘年周流四公為榮哉

贊曰中和也庸常也中和大

可常行之德也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

之風天下以此薄之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長樂

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長樂太僕太后官也主馭宦

者為之秩二千石樂音洛

六月京師大水竇太后母卒於比景

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

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

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

賢曰祔謂新死

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直朝

翻令中常侍趙忠監議監古銜翻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

擣椒自隨孔穎達曰釋木云櫟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櫟陸璣疏云椒樹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咸擣椒自隨齊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敕太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欲以死爭之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

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操千高翻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賢曰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余按熲以延熹三年入為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則發冢之事于是年近耳被皮義翻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

至尊忠省球議省悉井翻下同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

議甚健

蚩笑

球曰陳寶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

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

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

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

冀誅始廢陵為貴人家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戾太子之亂武

帝策廢其母衛后后自殺武帝崩霍光緣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今寶氏罪深豈得合

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寶后虐害恭懷安

思閭后家犯惡逆

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
閭后事見五十卷五十一卷安帝延

光三年四年復扶又翻

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

直朝

翻遙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

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

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

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

省悉景翻考異曰袁紀

云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
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
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殺
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齋章右手執藥詣闕自

請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
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今
從范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於宣陵有人書朱

雀闕

古今注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雀南司馬門闕在宮門之外

言天下大亂曹

節王甫幽殺太后

黨人按考異曰舊云常侍侯覽多殺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公卿

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

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

賢曰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

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

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

校戶

左校校翻初司隸校尉王寔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

真真拒之寔遂陷真以黨罪禁錮真嘗與段熲爭擊羌

不相平

事見上卷建寧元年

熲為司隸欲逐真歸敦煌而害之

真徙

屬弘農事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段熲徒門翻

真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初魏

郡李嵩為司隸校尉

嵩古老翻

以舊怨殺扶風蘇諫諫子不

韋壅而不葬

壅於計翻

變姓名結客報仇嵩遷大司農不韋

匿於廬中鑿地旁達嵩之寢室

說文曰廬芻藁藏音工外翻

殺其妾

并小兒嵩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嵩父冢斷取

其頭

斷管翻

標之于市

恚于避翻

死

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良素睦於蘇氏而段熲與
高善頰辟不韋為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熲怒使

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鴉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

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勃海王悝之貶瓊陶也

悝苦回翻

因中常侍王甫求復

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悝國

悝復國事見上卷永康元

年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諷中黃門董騰

數與悝交通

颯音立數所角翻

甫密司察以告段頽

司讀同冬十

卷

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

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妃

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

伎渠綺翻

傳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一

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

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鄧縣西十三州志

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妖于驕翻句音章句之句自稱

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

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隗五

罪翻 考異曰袁紀 在四年今從范書 鮮卑寇并州 是歲單于車兒

死子屠特若尸遂就單于立

車昌遮翻

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赦天下

以光祿勲

楊賜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隸校

尉段熲為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

秋七月司空楊賜

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為司空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

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為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暢中山簡王焉之曾孫焉光武子考異

曰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
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

夏六月

封河間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帝入繼大宗故以康奉孝

仁皇祀利帝從兄

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名慕精勇得

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

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

也富春縣屬吳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也避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冬十一月臧旻

陳寅大破生于會稽斬之

會工外翻

任城王博薨無子國

絕桓帝延熹四年
博紹封任城國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

屠各追擊破之

守式又翻夏戶

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

卑又寇并州

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永樂少府董太后

宮官也樂音洛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

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

今謂之八分書後魏江式曰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采古史蒼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剏文字以代結繩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蒼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七國殊軌文字乖別秦兼天下李斯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教以籀書又習八體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

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名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于未央宮中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新居攝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也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經刊載五經題書楷

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書畫竒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
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碑蒼廣雅古今字
詁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于文為益然其字詁方之許
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于揖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西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
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
器之名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
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枝令李登聲韻之法作韻集五卷
使官商錄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
篆形繆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
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
意為疑惑惑于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
小鬼為讖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

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式言字學本末頗詳故備著之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名乃云

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北史江式云
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
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
城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

字為魏碑則是謂之
邯鄲淳所書非也

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

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乘繩證翻兩音亮塞悉則

翻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

比毗至翻下同

乃制昏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

監古翻

至是復有三互

法賢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通

官也復扶又翻下同禁忌轉密選用艱

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壞鎧

馬所出

賢曰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

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閼職經時吏民

延屬

比毗至翻延屬者延頸而屬望也屬之欲翻

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

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

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

復扶又翻下同

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

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

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

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之人刺冀州是為對相部主

尚畏懼不敢營私况乃三互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

徒中

韓安國梁人生法振罪梁內史缺天子遣使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朱買臣出

於幽賤

朱買臣吳人家貧賣薪以自給後隨計吏至長安拜會稽太守

並以才宜還守

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則先帝

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

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

左傳叔向諭子產書之言也

明

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

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

治直吏翻所以

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閥文不賞
閥與礙同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封河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

佗帝從兄弟之子也
徙河翻任音壬

夏

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

延陵

成帝
陵也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鎮 于寘王安

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

寘徒
賢翻

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

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人衆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顥討

平之

顥魚
容翻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為

太尉

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

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

被禁錮辱在塗泥

被皮
義翻

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

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

見賢遍翻

水旱澇臻皆由于斯

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

省悉井翻

即詔司隸益州

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

永昌郡屬

益州刺史而扶

風槐里縣屬

司隸蓋詔益

州收鸞而司隸送
槐里獄掠音亮

于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

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賢曰

謂斬哀齊
哀小功大功缌

麻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秋七月太

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冬十月司徒袁隗
罷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是歲鮮

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三

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球坐

嚴酷徵詣廷尉

姓譜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為氏一曰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因邑命氏

考異

曰本傳司空張顥條奏按顥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球光和元年陷蔡邕時已為將作大匠不知被徵果在何年唯熹平五年六年大旱故附于此

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

功球傳云九江山賊起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山賊殄破

特赦之拜議

郎 鮮卑寇三邊

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被寇也

市賈小民相聚

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宣陵桓帝陵
百官志太子

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賈音古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

陳球為司空

初帝好文學

好呼到翻

自造皇羲篇五十章

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烏篆者

賢曰

按說文曰牘者板也長二尺藝

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

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

程邈所獻主于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

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

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

勢之徒置其間

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行下孟翻趣七喻翻

憲陳閣

里小事

憲許記翻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

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

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

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註並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二年漢宗

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

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

疎喪謂疎屬之喪也賢曰小汙謂病及死也數所角翻

廢闕不行忌禮敬之大任

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

漢制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汙
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

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妖于驕翻

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三歲一貢士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

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

賢曰數路謂孝廉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

未有其能

治直之翻下同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

觀省篇章

省悉

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

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

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復扶
又翻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事見二十一
卷廿四年通經釋義其事優三章帝集學士于白虎事見四十六
卷建初四年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賢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泥乃計翻又

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

服三十六日

事見十四卷
文帝後七年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

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

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

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

鄭玄

曰祖謂將葬祖祭于庭載謂升柩于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

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

勝音升

太子官屬宜

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

焉言雖他有不祥莫與比並大也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

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

改為丞尉焉

漢縣置丞尉丞署文书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護烏桓校尉夏

育上言

校戶教翻夏戶時掌翻

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

先悉薦翻

被原

被皮義翻

欲立功自効

乃詣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

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

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謂輪臺哀痛之詔也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五年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段頽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頽鮮卑種衆不弱曩時種章而虛計二載載子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復扶亥翻又翻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癰疽賢曰濟音介搔新到翻碑蒼曰癰必燒翻杜預註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古侯翻恥也方之於今何者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

俗也別彼苟無讖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讖與宣與蟲蟻

之虜

蟻與
蟻同

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

本朝為之旰食乎

為于偽翻下同
旰

昔淮南王安諫伐

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

歸者

前書音義曰廝
微也與衆也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

乎得失不可量邪

量音良

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

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

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

戰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九年帥讀曰率育等大敗喪其節傳

輜重

喪息浪翻傳株德翻重直用翻

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三

將檻車徵下獄稼翻下追贖為庶人冬十月癸丑朔日有

食之太尉劉寬免辛丑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

陳球免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穀為太尉

穀音乙六

翻庚辰司徒楊賜免以太常陳耽為司空遼西

太守甘陵趙菴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

柳城

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賈曰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

楚翻芭母及妻子遂為所劫

質音致質也載以擊郡芭率騎二萬與賊對陳

陳讀陳曰

陣賊出母以示

芭芭悲號謂母曰

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

為母作禍

號戶刀翻養羊

亮翻為于偽翻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

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塞悉則翻

母遙謂曰威

豪

趙芭字威豪

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芭

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芭自上歸葬

自上

奏乞歸葬也
上時掌翻

帝遣使弔慰封鄃侯

鄃音輸

葬訖謂鄉人

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難乃旦翻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光和元年

是年三月改元

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滸蠻反

滸呼古翻

招

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

太尉孟懿罷

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

己

未地震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

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

賜爵

關內侯
以下也 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三月辛丑赦天下改

元 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夏四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司空陳耽

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 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

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

長直
亮翻

秋七月壬子青

虹見玉堂後殿庭中

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
堂前後殿見賢遍翻

詔召光祿

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

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
太極殿殿西有金商門

問以

災異及消復之術

消復者消變而復其常也

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

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郭璞註爾雅曰雙出色鮮

盛者為雄曰虹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反

春秋演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

閭者為雌曰蜺

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

蕤族人為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復

扶又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蕤族人為

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復

蕤族人為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復

蕤族人為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復

翻

今妾媵閨尹之徒共專國朝

媵以證翻

欺罔日月

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
更工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常
衡

翻

侍中納言尚郤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

姓譜郤晉書處昌呂翻

郤氏之

後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

畝古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畝古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

行下孟翻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

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

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此逸書也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

遠于願翻

速徵鶴鳴之士

易曰鶴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曰君子居

室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鶴鳴之士

言士之修身踐言為時所稱者也

斷絕尺一

斷丁管翻

抑止樂遊冀上天還威衆變可

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

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

祆與妖同

於驕翻

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今媿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

嬈奴鳥翻

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

史霍玉

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樂音洛

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

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宮中耆宿皆稱大人復扶又翻

察其風聲將為

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

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

偉姓璋名

又長水

校尉趙琰

琰音玄

屯騎校尉蓋升

蓋古合翻

並叨時幸榮富優

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

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敦所角翻夫宰相大臣君

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

賢曰雕琢謂鑄削以成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之作

續漢志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

好器物巨綺翻

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

惟思宰

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

賢曰厭伏也音一葉翻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

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以塞咎戒

塞悉則翻

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

謙鬼神害盈為滿者避

盈而福謙以惠帝諱也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

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

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

更工衡翻

曹節於

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語牛倨翻

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

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邵素不相平

臚陵如翻邵古合翻

又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
閣翻

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

於郤郤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賢曰：中傷也。郤古合翻數所角翻中竹仲

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

下退稼翻下是同詰去吉翻

邕上書曰

臣實愚慙

憇陟翻

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

蔽誹謗卒至

卒讀猝

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

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

復扶

又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

不敬棄市

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為仇怨奉公之吏三公九卿皆大臣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為于偽翻帝亦

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

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刺七亦翻客感其義皆莫為用

球又賂其部主

部主州牧郡守也

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

戒邕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孛蒲內翻

九月太

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

司空來豔薨曰袁紀考異

云豔以久病

罷今從范書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

宋

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悝妃宋氏即后

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

悝被誅事見上熹平元年悝苦回翻

因譖

后挾左道祝詛

祝職救翻莊助翻

帝信之遂策收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

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酆及兄弟並被誅

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併省為鄉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被皮義翻下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

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

尸不得斂葬

斂力贍翻

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

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賢曰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
載子亥翻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塞悉則翻選舉之事責成

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細微帝不

省省悉井翻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以光祿

大夫橋玄為太尉

鮮卑冠酒泉種衆日多種章翻緣邊

莫不被毒

被皮義翻

詔中尚方

即尚方也屬少府

為鴻都文學樂

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

為于偽翻

尚書令

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

蔑者微之甚於無也

斗筲

小人宵竹器容斗二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曉晚即升音所交翻

涉翻目徽進明時徵一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賢曰八體

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

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淳濁賢曰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音式鏡翻或音他外翻是以有識掩口謂掩口而笑也天

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東觀在南宮觀古玩翻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

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省井翻

是歲初開西邸

賣官

開邸舍於西園因謂之西邸

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

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

立庫以貯之

貯丁呂翻

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

有賈

占章瞻翻兩翻賈讀曰價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

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

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

居積

曾無私錢

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藏祖浪翻

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

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

悅曰卿強項

賢曰強項言不低屈也

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

鳥矣

大鳥事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復扶又翻

奇震之曾孫也

南匈奴

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立

三年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邵為司

徒

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邵作劉邵今從范書

乙丑太尉橋玄罷拜

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玄幼子遊門次為

人所劫登樓求貨

所謂劫質也

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閩

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

瞋人翻呼火故翻

姦人無狀玄豈

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

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

由是劫質遂絕

質音致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

常張濟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王甫曹

節等姦虐羨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

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

校戶教翻守式

又翻長
知兩翻 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

隨其罪目宣示屬縣

賢曰罪目罪名也疎陟格翻

夏月腐爛則以繩

連其骨周徧一郡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

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牽權官財

物七千餘萬

前書音義曰牽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權古岳翻

京兆尹

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

京兆屬司隸所部

彪賜之子也時甫休

沐里舍

里舍私第也

頽方以日食自効球詣闕謝恩因奏甫

頽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翁等罪惡

姓譜封夏封父之後翁音吐嗑

翻

辛巳悉收甫頰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吉

樂音洛

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

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

少詩照翻

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

假借耶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臨阨相擠

擠子細又則兮翻

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室萌

口箠朴交至

箠止樂上翻

父子悉死於杖下頰亦自殺乃

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

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

都官從事曰

中都官從事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
官犯法者中興以後專令掊擊貴戚且先

去權貴大猾

去羌呂翻

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

時諸袁以與袁赦同宗貴寵於世

從事自辯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

莫不屏氣

屏必郢翻

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

虞貴人順帝母

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杖淚曰

賢曰杖拭也

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

舐池爾翻

音亡粉翻

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
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斂于車下而有是

語今從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語牛居翻節直入

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徵

功復見擢用

事見上建寧六年復扶又翻下同

愆過之人好為妄作

好呼

翻到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

謁陵

諸陵皆在司隸出

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

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

謂司隸主搏噬姦非猶鷹犬也行下益翻橫戶益翻

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

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鵠梟各服其

幸皇堅
堯翻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

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

梁人審忠上書曰審姓也漢初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

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

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朝直

遙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

王室撞蹕省闈撞直江翻
蹕與踏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

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間古
竟翻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

割裂城社自相封賞

事見上卷
建寧元年

父子兄弟被蒙尊榮

皮被

義翻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九列九卿也三司三

公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惟思也

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

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

賢曰水入官苑為御水

車

馬服玩擬於天家

天家猶王家也君

羣公卿士杜口吞

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

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

為于偽翻天意憤盈積十餘年

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

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高宗形
有飛

雉升鼎耳而雊懼而修德殷以中興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

詩云

王赫斯怒

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

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

恩謂含忍也隱

恩也孽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

事見八卷
秦二世紀

吳使刑臣身

遺其禡舟

左傳吳伐越獲俘馬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

今以不忍之

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

耳目聞見鴻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

之聽

漏之度晝夜百刻留漏刻之聽言少須臾留聽也

裁省臣表

省悉井翻

歸滅醜

類以答天怒與瑞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

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

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

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

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謾謗媚主佞邪徼寵

微一

遙翻又古堯翻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

賢曰轘裂以車裂也

陛下不

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并及

家人重金兼紫

賢曰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

交結邪黨下比羣

比毗陰陽乖刺

刺盧

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

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

封事謂爵之事也

所以冒死干觸

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

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

饑色

比頻寐翻

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

解縣官數所角翻

賢曰縣官調發既多故

糴糓以供之解居隘翻發也

寒不敢衣饑

不敢食民有斯戾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

復扶又翻下同

又前名議郎蔡邕對

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

蓋引論語迷邦之言不曰邦者避高帝諱而

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

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

賢曰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

但卷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謾毀故也

競欲咀嚼造作

飛條

賢曰飛條飛書也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

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

之難下懼劖客之害

賢曰謂陽球使客追刺邕也難乃旦翻

臣知朝廷不

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

冠古玩翻於邊事

垂髮服戎

賢曰垂髮謂童子也

功成皓首歷事二主

二主靈桓帝

勲烈

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式用也式序者用叙其功也

位登台司而為司

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

播遷也

天

下惆悵

鳩翻丑

功臣失望宜徵邑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

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丁酉赦

天下上祿長和海

賢曰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卞和

之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後

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從祖總麻服從才用翻

五月以衛尉劉寬為太尉 護匈奴中郎將張修與

南單于呼徵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

于更工衡翻秋七月修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

死 初司徒劉邵兄侍中儻與竇武同謀俱死儻直留

作劉 永樂少府陳球說邵曰賢曰桓帝母孝崇皇后宮

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說輸芮翻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

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
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
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
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郤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
邪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處翻郤許諾亦與陽球結
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
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郤與劉納陳

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邵

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下追稼翻

巴郡板楯蠻反

楯食尹翻

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

瑗于眷翻

十二

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

夏戶雅翻

秋酒泉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

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

在狼東南
孛蒲內翻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

為皇后

考異曰亥紀在十一月今從范書

徵后兄潁川太守進為侍中

後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之

為何進謀誅宦官

官敗國亡

是歲作畢圭靈昆明

賢曰畢圭苑有二東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卑圭苑周三

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

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

城之地以為苑圃壞沃衍

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壞音怪廢田園

驅居民畜禽獸

畜許六翻

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保赤子

惟民其康乂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賢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雒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

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上林苑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賢曰

逞快也四節謂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

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

惟思也

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任

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侍袁紀云侍中令從之對曰昔文王之

國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子曰文王之國

齊宣王問於孟

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國方四十里人以為大

子曰文王之國

何也對曰文王之國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

馬與人同之人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國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此云五里微與孟

子異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巴郡板

楯蠻反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賢曰排囊即今囊袋也
排音蒲拜翻威時征翻

繫布索於馬尾

索昔翻

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

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犇突賊

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波駭者蓋

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

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

梟者斬首而梟之木

翻上也梟堅堯帥所類翻

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

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

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

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琬
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琬喬之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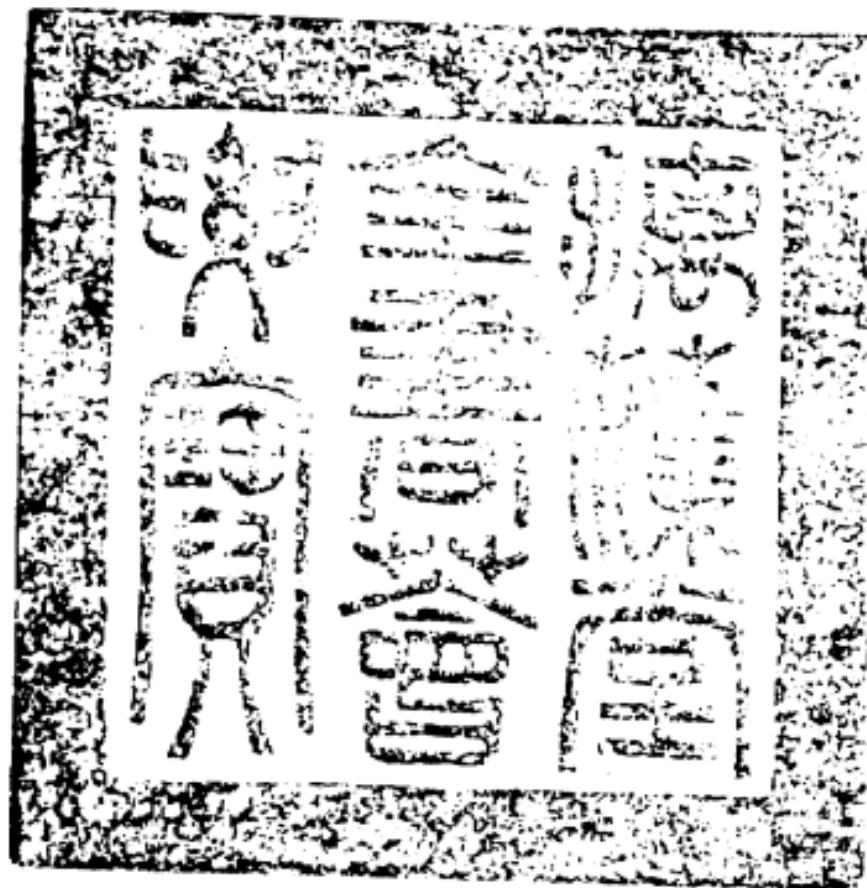
楊喬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

起重光作垂盡強
閏單閼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驃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

賢曰驃驥

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調徒釣翻下同豪右辜榷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榷

古岳翻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子赦天下交

止烏滸蠻久為亂

烏滸蠻反事始上卷
光和元年許呼右翻

牧守不能禁交

止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

復扶又翻

詔拜蘭陵令會稽朱

雋為交趾刺史

蘭陵縣屬東海郡會古外翻

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降江翻戶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六月

庚辰雨雹如雞子

雨干具翻

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衛尉許穀為太尉

穀於六翻

考異曰袁紀十月許郁坐辟召錯

繆免楊賜為太尉今從范書

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楊賜罷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

考異曰袁紀三年閏月

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為司徒蓋誤置閩於去年按長
歷此年閏十月以袁紀考之閏九月為是恐長歷差一

月今從范書帝紀

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

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
射而亦翻
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長知兩翻與

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是歲帝作

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更工衡翻帝著

商賈服著陟畧翻下同

賈音古

從之飲宴為樂樂音洛

又於西園美

狗著進賢冠帶綬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

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

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
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畧不類物真狗而冠也綏音受又
駕四驥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續漢志曰驥者乃服重
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
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
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驥也操千高翻
京師

轉相倣效驥價遂與馬齊帝好為私穡好呼到翻收天

穡與蓄同

賢曰中

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

賢曰中
署內署

也尊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尊引也

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

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賢曰萬物稟

而生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

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

中尚方
府

皆屬少府天子私藏也繒慈陵翻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既聚太僕之馬

中既即驥驥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

少調徒弔

詩沼翻

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

獻其私好呼到翻

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

尚書受奏御而已

三府選其人而舉之

尚書受其奏以進御受試任用責以

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

實行其罪罰

劾戶槩翻又戶

得翻下遐稼翻

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

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掾俞絅翻行下益翻度徒洛翻

然猶有曠職

廢官荒穢不治

治直之翻

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

詔用者不由三公尚

書徑以詔書用之也

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

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復扶又翻省志井翻

何皇

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醜殺美人帝大怒

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

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

華容

縣屬南郡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

千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穀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

貨賂

穢許六翻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

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

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私所謂放鴟梟而

囚鸞鳳

考異曰劉陶傳光和五年以謠言舉二千石
耽與議郎曹操上言按耽已為司徒不應與議

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
因此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陳耽

帝

以讓穢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為司

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樂音洛

秋七月有星孛于

太微

李蒲
內翻

板楯蠻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尅帝欲

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

板楯七姓
羅朴督鄂度夕龔皆渠帥也楯食尹翻

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

復方
目翻

其人

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

羌死敗殆盡

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註亦見是年

羌人號為神兵傳

語種輩勿復南行

語牛倨翻種章勇翻扶又翻下同

至建和二年羌復

大入實頽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緗南征武陵

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亦以板楯

討而平之

緹古本翻又音

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

亭更賦至重

長知兩更工衡翻

僕役垂楚過於奴虜

垂止案翻

亦有

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剗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

爲于偽翻

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憇故邑

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潛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

牧守

守式又翻

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

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降戶江翻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

阿亭道

觀古玩翻

冬十月太尉許禓罷以太常楊賜為太

尉 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于廣成苑十二月

還幸太學 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

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驄馬青色雜色焉之孫

也

順帝永建初馬為
太傅馬崇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號皇后母為

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岸崩

考異曰本紀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
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今不取

初鉅鹿張角

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

妖於驕

呴職
救翻

令病者跪拜首過

首式又翻

今道家所施符或時水祖張道陵蓋同此術也

或時

誑居况翻
誑音酉

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究

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犇赴填塞道路

塞悉
則翻

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

解戶
買翻

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

司徒
賜為

熹平五年也上書言角誑燿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

蔓音萬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

千石簡別流民

下遐稼翻
別彼列翻

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具黨然

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

賢曰謂
所論事

留在禁中未施用之余據賜
以嘉平六年免帥所類翻

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

前議

援俞絅翻
復扶又翻

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

入京師覘視朝政

覘此廉翻
朝直遙翻

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

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

更工衡翻

莫肯公文宜下明詔

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

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陶明春秋為之訓詁
故詔之次第條例

角遂置三

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考異
曰袁紀

作坊今從范書

類翻

各立渠帥

帥所

訖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

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

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

及

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

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

數所以中常侍封謂角翻

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徐奉等為內應

謂私呂翻

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

是年十二月改元

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

濟子

禮翻

考異曰袁紀云

云

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

考

異曰袁紀曰五月乙卯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伏誅今從范書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

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

等下遐稼翻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數諸方一時俱起皆著

黃巾以為標幟

著陟峩翻幟尺志翻又音誌

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

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

公將軍

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弟寶袁紀云角弟良寶今從范書

所在燔

燒官府劫略聚邑

聚才喻翻

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

長知兩翻

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

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

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

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賢曰太谷在雒陽東廣成在河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雒陽西南五十里轘轅

在緜氏縣東南水經註曰旋門坂在成臯縣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

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縣東北有漢八關城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

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

中藏府令屬少府宦者為之中藏錢漢所謂嵩規之兄禁錢也西園廄馬即驛驥廄馬藏徂浪翻

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料音聊量也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謂黨人妻子徙邊者也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漢有三署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將北中郎將則創制於此時蓋以討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河北黃巾也

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興等

皆封侯貴寵

夏戶雅
於粉翻

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

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

欲登永安侯臺

據讀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
候臺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回六百

九十八丈故基

在洛陽故城中

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

諫曰

賢曰尚姓但名姓譜師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

天子不當登高登高

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觀靈帝以尚但之言不敢復升臺榭

誠恐百姓虛散也謂無愛民之心可乎使其以信尚但

者信諸君子之言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

賢曰春秋潛

潭巴曰天子母高臺榭高臺榭則下叛之蓋因此以誑帝也復扶又翻下同

及封諸徐奉事

發上詰責諸常侍曰詰去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

吉翻

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

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

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

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

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謀

廢立也數所角劙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

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憤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

外自屏

賢曰自屏謂自殺也

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

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

時掌翻上况羽翻下同

張

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

樂音洛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

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專榷財利

榷古岳翻

侵掠百姓百姓

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

頭南郊以謝百姓

據官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

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縣讀曰懸考異曰范書宦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

十常侍未詳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

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不俯御史承

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牧掠死獄中

掠音亮

庚子南陽

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

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

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

臨晉縣屬馮翊
賢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上時掌翻

陶為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

將即亮翻

共討潁川嵩儁各

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
賢曰今許州

縣故城在長葛縣西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

邵陵縣屬汝南郡
賢曰

曰故城在今豫州郾
陵縣東敗補邁翻

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勲及太

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

少詩沼翻

軍中皆

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

賢曰
苴音

巨說文云
束葦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

間古覓翻
呼火故翻

城上

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

陳讀

賊驚亂

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

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

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

子也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為從父兄弟

操少

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

少詩照翻行
下孟翻下同

世人

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

顥魚容翻

玄謂操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

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

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

許邵字子

將許訓為公見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從才用翻

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共叢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

俗有月旦評焉

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好呼到翻更工衡翻

嘗為郡功曹府

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

造到翻七曰我

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操大

喜而去曹操事始此

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傳

變上疏曰護軍司馬官為司馬而使監護一軍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

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尚書舜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燬燭陰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愷舜臣堯流四凶族舉十六相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歛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治直之翻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閭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謂其黨歸順去其黃巾而復服時人之服也梟堅堯翻梟夷謂梟斬而誅夷之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見賢遍翻

長知
兩翻

夫孝子疑於屢至

即曾母投杼事見三卷周報王七年

市虎成於三

夫韓子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

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

成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

察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事見五卷周報

扶王五十八年復陞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

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

惡烏變路翻變賢曰識記也音志

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變言

賢曰識記也音志

得不

加罪竟亦不封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

宛於元翻

六月南

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

多無清行

行下孟翻

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

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

賈琮為交趾刺史

京縣屬河南尹琮祖宗翻

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

賦斂過重

斂力贍翻

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

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

撫荒散蠲復徭役

蠲吉玄翻

復音方目翻除也

誅斬渠帥為大害者

帥所類翻

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言吏不敢

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翻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

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

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波水將軍子孫以

為氏陽翟縣屬潁川郡西華縣屬汝南郡賢曰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又曰在今濶水縣西北並

破之餘賊降散

江翻降戶

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

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

此因欲鎮安黃巾餘賊而置官

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

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

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

植築圍

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

垂矣也塹艷翻

帝遣小黃門左豐

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

易破耳

易以政翻

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

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盧植先為北中郎將卓為

東中郎將四中郎將始於此

巴郡張脩以妖術為人療病

為于其偽翻

灤畧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

脩聚衆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考異曰范書靈紀有此

張魯傳有劉焉司馬張脩劉艾典畧有漢中張脩裴松之以為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寫之誤案

魯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焉司馬張脩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脩非其父也今此書据范

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

蒼亭在東郡縣界獲其

帥卜已

帥所類翻

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

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曰安平以孝王得紹封續得子

也國除初續為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

國議郎李變曰續守藩不稱

稱證翻

捐辱聖朝不宜復國

朝廷不從變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

校戶翻

未滿歲王坐

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為之語曰父不肯立帝

謂李固不肯立質桓

二帝
也

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

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
知賊意稍懈懈居
隘翻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陳讀戰
曰
陣

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

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晉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

寶於下曲陽斬之

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復扶又翻

斬獲

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
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軍

士皆食爾乃嘗飯

爾如此也

故所嚮有功

北地先零羌及

枹罕河闢羣盜反

河闢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

零音憐枹音膚

共立湟中義

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

北宮以所居為氏左傳有衛大夫北宮文子孟

子有北宮黷從才用翻殺護羌校尉冷徵

賢曰冷姓也周有冷州鳩音零

金城人

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

誘音

自任首王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

貴恣行貪暴

武威太守史失其姓名

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

敦煌蓋勲

續漢志郡太守置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敦古門翻蓋徒蓋翻

勲素與

正和有仇或勸勲因此報之勲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紂食鷹隼欲其鶩也

也廣雅曰鶩執也取其能服

執衆鳥隼脊尹翻食讀曰飼

鶩而亨之

亨讀作烹

將何用哉

鵠乃止正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

蘇正和也

為于偽翻

忽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勲

諫之昌怒使勲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

阿陽翻

數所角翻

及北宮伯

縣屬漢陽郡

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

數所角翻

及北宮伯

王之攻金城也，勲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

進圍昌於冀。昌召勲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

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禦之。令寵臣莊賈

監軍。穰苴與期，旦日會，曾素驕，貴夕時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狗子

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

監古

街翻

曾等懼而從之。

勲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之罪。

誚才笑翻

背蒲妹翻

皆曰：「左使君

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

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音

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翻

狐槃

晉時秦苻生葬姚弋仲於狐槃載記曰在天水黃縣

為羌所敗勲餘衆不及

百人身被三創

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

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

賢曰句就羌別種句音古侯翻種章

勇翻滇音頭

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

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

不肯上

上時掌翻

遂為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

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勲領漢陽太守張曼成餘黨更

以趙弘為帥衆復盛

帥所類翻下同
復扶又翻下同

至十餘萬據宛城

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

宛於元翻渠尤翻

自六月

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

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

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敵

後七年攻楚拔郢鄧五城

破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

後七年攻楚拔郢鄧五城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昭王為上將軍伐齊入臨菑徇齊

五年下七十餘城

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

畧已設臨軍易將

將即亮翻

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

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

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並下同

諸將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

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

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

鈍則乞降縱敵長寇

長知兩翻

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

雋登上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

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

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

交通上之

上時掌翻

上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能罪也

讓由是以事中允

中竹仲翻中傷也

遂傳下獄

賢曰傳逮也傳妹戀翻下遐稼

會赦還為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

被皮楊賜不義翻

欲使更楚辱

賢曰更經也楚苦痛更工衡翻

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

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

量音良

幸為深計

賢曰深計謂令自死

諸

從事好氣決者

好呼到翻

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

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

辟毗亦翻

豈有乳藥

求死乎

前書王嘉傳何謂咀藥而死乳當作咀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

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

考異
曰允傳

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
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

門災

據續漢志蓋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

中常侍張

行志作樂城門

劉昭曰

南宮中門也

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

說輸芮翻斂力以脩宮

贍翻晦古畝字

以脩宮

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蠭

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註云

案行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蠭螽子也傳曰冬蠭生此其言蠭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註云上公上謂宣公變易公

田舊制而稅畝
也嫁余專翻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左傳李孫欲以
田賦使冉有訪

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
灋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豈有聚奪

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灋哉內
倖諧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

援于元翻

大不敬檻車徵詣廷

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

陸續

事見四十五卷明
帝永平十四年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

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
之一

中竹仲翻
賈謂曰價

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

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復扶又翻百

姓呼嗟又令西園騎分道督趣騎側尤翻恐動州郡多

趣讀曰促

恐動州郡多

受賄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

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

賢曰諧謂平定其價也

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

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

求被皮義翻尺證翻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

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脩官錢

為于偽翻

以朱儁為右車騎將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

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

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

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蠭之徒不可勝數

朱儁

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氏根賢註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多須之貌騎白馬者為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為大目左髭文八作左鬚文八校戶教翻騎竒寄翻眭息隨翻蠭才由翻勝音升

大者二

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瓊陶

瓊於郢翻

牛角中流矢

中竹
仲翻

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

帥所
類翻

改姓

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

趙邱
妖翻

山谷寇

賊多附之部衆寢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

杜佑
縣西

縣西北有黑山

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

降戶
衛縣

漢朝歌

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

江
翻

遂拜燕平難

中郎將

難乃
旦翻

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免

隗五
罪翻

二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烈寔之

從兄也

崔寔作政
從才用翻

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

西園而得之

賢曰阿保謂傳母也
余謂阿母保母也

段頰張溫等雖有功

勤名譽

頰古
迦反

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

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

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

賢曰靳固之居坎翻

程大人

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妹邪

賢曰妹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妹春朱翻

烈由是聲譽頓衰北宮

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

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事見十二卷
惠帝三年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高祖以將軍酈商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郡四年以休屠王地為武威郡後元年分酒泉敦煌郡置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斷丁管翻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為于偽翻乃

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袒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袒衣衿夷狄之人左袒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雨于具翻

五月

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三輔

螟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

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

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
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綬音受八月以司空張溫

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
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盜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九

月以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
薨以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訓之子也建寧二年許
訓為司徒

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
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河東
東南

至雒陽五百里耳

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

冠浸前車騎孤危

車騎謂張溫也

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

言數見厭

數所角翻

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

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復扶又翻

大較

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

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

疾害聖政專言妖孽

妖於驕魚列翻

州郡不上

上時掌翻

陶何緣

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

下遐稼翻掠音亮

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

為輩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今上殺忠謇之臣下

有憔悴之民

悴秦醉翻

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

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

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縣屬扶風賢曰在今雍州武功縣北杜佑

美陽本前漢頗陽縣

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

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

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治五泉縣漢榆中故城在今縣

東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

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

參軍事之官始見於

此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說

管翰苟翻斷丁

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

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重直溫用翻

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

零音憐

羌胡圍阜

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

糧食乏絕乃於所度

水中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

賢曰續漢書鴈字作堰其字義則同

但興體耳比賊追之

比必

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

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

孫堅前耳語謂溫曰

耳語附耳而語也

卓不怖罪

怖普布翻

而鳩張

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灋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卓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

二罪也

沮在呂翻

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

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

公垂意於卓

垂意猶言降意也斷丁亂翻

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

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是歲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

賢曰抑滿

也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

復扶又翻

又於河間

買田宅起第觀

帝故封亭侯觀河間解讀古玩翻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

夏戶雅翻

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

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

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

甄之
人翻

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

傅燮字南容不
侯事見上年

天下失望

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
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

常侍少詩
沼翻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

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

為漢陽太守

考異曰袁紀在明
年九月今從范書

帝使鉤盾令宋典

脩南宮玉堂

南宮有玉堂殿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

四鐘皆受二千斛

賢曰銅人列於倉龍玄武闕外鐘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

又鑄天

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

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脰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

名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賢曰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桶以氣引水上也車尺遮翻

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五

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

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
之 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二月鮮卑
寇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中
牟

縣屬河南尹
今鄭州縣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

為車騎將軍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

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

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

百官志州刺史置從事史員職畧與

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球通姦利士民怨
為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

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

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

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

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賢曰挺解也又緩也

必謂我怯羣惡爭

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

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

別駕

從事刺史行部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

則奉引錄衆事

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傳變北地靈州人變子

幹年十三言於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朝直

遙翻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

而輔之言未終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

守節左傳曹公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

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乃難

旦翻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

吾之程嬰也

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

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客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即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

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公宮朔妻置兒於絳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

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臼并兒然趙孤兒乃在程嬰所即

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

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

黃衍說變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

乎帥所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

類翻

說輸苟翻為于偽翻陳讀曰陣

左右進兵臨陳戰歿

說輸苟翻為于偽翻陳讀曰陣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

書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

為主寇掠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

烈為太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

宮為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

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

孫瓚將之

涿郡治涿縣
瓚歲旱翻

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通縣

縣讀

曰懸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前書音義牢稟食也古者名稟為牢

多叛還本國張純忿

不得將將即亮翻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

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

薊音計

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

公綦復姓

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

屯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封於此

賢曰故城今平州

舉稱天子純

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

位敕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

區烏侯翻

姓也又如字考異曰范書作觀鵠今從陳壽吳志

衆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為

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

烏程縣屬吳郡為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

本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為太尉十

二月屠各胡反

屠各胡即匈奴也屠直於翻

是歲賣關內侯直五

百萬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

長知兩翻

海內赴弔者三萬餘

人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

判分也剖析而見正理也

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

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先悉爲翻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七十四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
章敦詳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紫宮卽太微也匡衛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李蒲內翻

黃巾餘賊郭大等

起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

此谷於孟津為河西歟

寇太原河東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

史張懿

屠直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

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

牧

以交趾僻遠可以避禍也

侍中廣漢董扶

扶學圖識何進薦之徵拜侍中

私謂焉

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

豕革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

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
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
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
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折木之次
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
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
晉書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受
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
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
屬豫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寅燕
丑吳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
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
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
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
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

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
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鶼
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鶼
一度為鶼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問翻馬乃更

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郤乞逆翻春秋

晉大夫郤氏考異曰范書作郤儉今從陳壽蜀志敏力贍翻聞音問而耿鄙張懿皆為

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

居任

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

以焉為益州牧

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

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

令趙韙

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韙羽鬼翻

皆棄官隨焉

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

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醜落反

建武中右部

奠捷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醜落戶逐鞬單于右部

醜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為種落之號

醜落醜

醜翻與屠各胡合於翻

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曰帝紀考異

屠各胡

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

左部胡

傳

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

晉之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

樊陵為太尉

樂音洛

六月罷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

縣竹

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縣竹縣東

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

進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健居言翻壞音怪

有衆數

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

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

行寬惠以收人心

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郡國七大水故太

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

坐才卧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

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

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

帝先為解
濟亭侯有

舊宅在河間芬等謀以兵徼劫

徼讀曰邀

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

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

以此謀告操蓋亦操曰知操之為時雄矣

操曰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

而行之者伊霍是也

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

伊霍皆懷至忠之誠

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

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

易以
敗翻

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

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

計

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
朱居陶丘具後氏焉

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

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

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

上時
掌翻

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

走至平原自殺

綬音
受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

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磾丁
奚翻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校戶教翻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

姓譜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

虎

資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

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

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

尉皆統於蹇碩

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為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為佐軍校尉今從樂資

山陽公載記

帝自黃巾之日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

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

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以衛尉條侯

董重為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票匹妙翻
樂音洛

冬

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復扶
又翻

寇郡縣

望氣者以為京師

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獻之

厭一葉翻

乃大發四方兵講

武於平樂觀下

水經註
穀水自白馬寺東南逕平樂

觀在上西門外
樂音洛觀古玩翻

起

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

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

重直龍翻
高居傲翻

陳讀曰
陣下同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

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

賢曰
擐貫也
音
宦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

陳三市而還

行下孟翻
市作答翻

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勲

曰

蓋古翻

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國語載祭公謀父之言

昭果毅以聽之謂武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

左傳曰戎

祗蹠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

初無是言也勲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

紹謀共誅嬖倖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考異曰勲傳云

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為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蹇碩懼出

勲為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

左將軍復扶又翻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

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鈔楚交翻

詔騎都尉公孫

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屬國遼東屬國也

賢曰石

門山谷在今營州柳城縣

藏旱西南瓚

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

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

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

易以跋又翻

王國雖強攻陳

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
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
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
追賢曰司馬法之言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
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
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為後獻帝初平二年卓怖本
嵩張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

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

更工衡翻

由是寢

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

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

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

上時掌
翻奏也

但

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

瓚以石門
之捷自騎

都尉拜降虜校尉降
戶江翻校戶教翻

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

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

有隙

為後初平四年
瓚殺虞張本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

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為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
考異曰袁紀三月已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

考異曰袁紀三月已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

蹇碩忌大

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

說輪
荀翻

帝從之

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

稽行期初帝數失皇子

數所角翻

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

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

王美人生子協董

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

威儀

佻初彫翻
輕薄也

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

屬之欲
翻託也

丙辰帝崩于嘉德殿

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

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

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儻道歸營

廣雅曰儻疾
也仕鑿翻

引兵入屯百郡邸

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

郡總為

一邸也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

考

異曰帝紀云年十七張璠

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翻下同朝直遙

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年

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

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

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

袁安為司空司徒子

敬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達為司空少子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而紹與從弟

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之

從才用翻下同

復博

徵智謀之士

復扶又翻

何顥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

以顥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

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中

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惟幄省尚書

事蓋前無定員至帝始定員數也顥魚容翻

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

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

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

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閭

上閭省
閭也沈

持林翻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

貴幸勝有力焉

春秋考異曰袁紀作郭脉九州
作郎勝今從何進傳

故親信何

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

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

崇匹妙翻與

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予

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

塞猶遏也

董后忿恚嘆曰汝今

輒張怙汝兄耶

患於避
梁也

賢曰輒張猶強
兄謂進也

吾敕票騎斷

何進頭如反手耳

斷丁
管翻

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

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韋

較財利悉入西省

夏戶雅翻憚於粉翻較讀
曰榷西省即謂永樂宮司

故事蕃后

不得留京師

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攝政恐其

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以為故事也

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

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

怖普布翻

考異曰
九州春秋曰太后憂

懼自殺今從皇后紀 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

文陵

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

何進懲蹇硕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

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曰

復扶又翻說輸苟翻

前竇武欲

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

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

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

今將軍

兄弟並領勁兵

謂進及弟苗也

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

命

樂音洛

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

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

為于偽翻下同

進乃白太后請盡罷

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

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

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楚詞註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

進

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

近其斬翻

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

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

數所角翻下同遺于季翻

知進欲誅之數

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

穆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

內不能斷

斷丁亂
翻下同

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

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

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謠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

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

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

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

利器
謂兵

柄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治直之翻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

徵董卓為少府

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蓋即是年也

卓上書言所將

湟中義從及秦胡兵

將即亮翻從才用翻

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

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人慾腸惡態

賢曰言羌人心腸慾惡情態倉黃也方言云慾惡也郭璞云慾急性也慾音芳列翻愆音芳于翻

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

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

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美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

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朝廷不

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

璽斯氏翻

令以兵屬皇甫

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

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

畜許六翻為于偽翻

乞將

之北州效力邊垂

將如字又即亮翻之往也

嵩從子酈說嵩曰

從才用翻

酈音歷考異曰袁紀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作從子酈今從范書

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

也彼度京師政亂

被皮義翻
度徒洛翻

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

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

帥嵩討王國時為督故曰元帥

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

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

卓不釋兵為違命嵩擅討

卓為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

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

詣京師

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為西去非所以脅太

后也今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

於狀

從卓傳

子

夜翻

借

斷

丁

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以危朝廷明

亂翻

誅除有罪

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

丁

謂竇武之

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

謂竇武之

事可為殷鑒也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

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易以政翻

進府掾王

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

太守橋瑁屯成臯

瑁音冒

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

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

賢曰武猛謂其有武藝而勇猛取其嘉名因以名官皆以

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去羌

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則亮翻寒也
渭

癰雖痛勝於內食

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內食肌肉浸淫滋大也

昔趙鞅興

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

賢曰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

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

言何
后因

官官得進進兄弟致富貴也

國家之事亦何容易

政翻易以

覆水不收

宜深思之

水復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

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

澠彌充翻

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

受詔遂前至河南

河南周之王城去雒陽不遠种音冲

邵迎勞之

勞力到翻

因

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靡

芳芳翻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邵高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在河南城西

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

變生復為竇氏矣

復扶又翻

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

專命擊斷

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

斷丁亂翻

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宦

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

上時掌樂音洛觀翻

古玩翻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

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
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

不早各就國亥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勸進於此時
悉誅之也

至于

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

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

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

門唯受恩累世

賢曰
惟
思念也

今當遠離宮殿

離力智翻
情懷戀戀

願復一入直

復扶下同

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

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

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

樂音洛

白太后請

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

賢曰歛音許勿翻

此意何為竇氏事竟

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
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
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

詰去吉翻說文曰憤憤亂也古對翻

亦非獨我曹

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事見上卷光和四年幾居希翻

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
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

種章勇翻於是尚

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

案百官志尚方有令丞而無監桓靈之世

諸署令悉以宦者為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讓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衛有渠孔御戎讓

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

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

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

張璋在外聞進被害

被皮義翻

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

郎將袁術與匡共研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

因燒南宮青瑣門

衛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

考

異曰何進傳作九
龍門今從袁紀

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

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闔

尚書闔即尚書門

因將太后少帝及

陳留王劫省内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將如字攜也

尚書盧

植執戈於闔道牕下仰數段珪

數所具翻

珪懼乃釋太后太

后投闔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

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

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

殺大將軍即車騎也

時苗為車騎將軍

吏士能為報讎乎

為于偽翻

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

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

少長皆殺之

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

者

須古鬚
字通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

宮之正南

門曰

端門
通禁也

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

十人步出穀門

穀門位在子離城正北門也

夜至小平津

賢曰小平津在今鞏

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津故城又北有平津

六圍不自隨公卿無得

從者

從才用翻

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

漢官

儀諸郡置五郡督郵以監屬縣河南
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掾俞絅翻

貢厲聲質責讓等

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劙斬數人

手式

讓等惶

怖

怖普布
下同

又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

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

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

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共乘

惟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共乘

之至雒舍止

雒舍地名在芒之北

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

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

苑

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

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

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

見卓將兵卒至

將即亮
卒讀曰猝

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

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

東都羣臣謂天子為國家

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了曉

解也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

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

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

昭寧失傳國璽

為下獻帝初平二年孫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

餘璽皆得之以

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
曰說輸
荀翻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

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
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
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大陳旌鼓
而還以為西兵復至復扶
荀翻雖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
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
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

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

事見五十七年會赦得還
卷光和元年

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

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

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

日之間周歷三臺

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為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

帝令人憤毒

賢曰毒恨也

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

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

復遺

且爾猶言且如此也
卓意欲廢漢自立

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

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

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

敢然猶言
敢如此也

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

不從爾謂董卓力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

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紹縣節於上東門

縣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寅貞
曰雒陽城東面北頭門也縣讀曰懸

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

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

立陳留王何如更工衡翻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

言曰賢曰高也抗

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

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

沮在呂翻

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

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

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

殺植蔡邕為之請

坐祖卧翻為于偽翻

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

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怖昔布翻

卓乃

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
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

復扶

又翻遂脅

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

若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爾玉綬以

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

言不敢出聲但

鯁咽而流涕也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跋迫永樂宮

跋子六翻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道莫大焉

乃

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殺

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
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
苑枳落中落蘿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人以梅蘿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乙酉以太尉

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

襄賁縣屬東海郡應邵曰賁音肥

董卓自為

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傳知郿縣

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師古曰郿音媚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董卓率諸公上書追

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自六月雨至于是月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

后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案匈奴傳帝

崩之後於扶羅乃興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

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

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見上卷中平五年單于羌渠被殺事

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

民皆保聚鈔掠無利

鈔楚交翻

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

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

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

漢自蕭何為相後不復除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十二

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

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

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

兵

媚翻說輪芮翻

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周毖

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侍中周毖今從魏志及英雄記

命琰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

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

處昌復就拜爽平
呂翻

原相復扶
又翻行至宛陵

宛陵縣屬河南遷
尹在雒陽東

遷光祿勳視事三

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
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

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
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

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紹為

豫州刺史

仙音肖

考異曰九州春

秋作孔肖今從董卓傳

東平張邈為陳留

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

將校而已

將校為中郎將
校尉處昌呂翻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除三號復稱
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

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自言

非人臣之相其悖逆如
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

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

劍擾龍姓也蓋古
擾龍氏之後

立枷殺之

枷側
瓜翻

是時雒中貴戚室第

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

資物

剽匹
妙翻

妻畧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

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孰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袁安四世至紹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

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

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郝鄉侯郝苦浪翻又以袁術為後將軍

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

東歸過中牟

中牟縣屬河南尹間古莧翻

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

已被卓書被皮
義翻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

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白中
牟

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

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

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

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
渤海一郡遣

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

東郡太守橋瑁增莫
報翻詐作京師三公移

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

國患難

企敗冀翻
難乃旦翻

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

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為于
偽翻何

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

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

復扶又翻和戶卧翻

冀州於他州

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

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

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為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

諱協謚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已

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諡帝曰愍魏諡帝曰獻此從魏諡者以魏受漢禪為正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

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

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攸
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

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

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

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

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

縣屬陳留郡增音冒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衆各數萬豪

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

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

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

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

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

將帥閑習軍事

少詩
照翻

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益

卓東平長者坐不闢堂

處昌呂翻長知兩翻

張邈字孟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孔仙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

談論有所
抑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謂臨
兵鋒

而與敵人決勝負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暴

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

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

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項

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

人與羌胡義從

從才用翻

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

兕以赴犬羊

兕序姓翻似牛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

鼓烈風以掃枯

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

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董卓以山東兵威

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畏其暴也卓表河南

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孤負_也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

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

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

公卿議曰高祖都闕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

十一世矣案石包識

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識蓋時人附益為之如孔子閉房記之

類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

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毫殷民胥怨

書序曰
盤庚五

遷將治毫殷
民咨胥怨

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

更工

翻衡歷年已久百姓安樂

樂音洛
下同

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

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賢曰如糜粥之沸
也詩云如沸如羹

石包誠

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
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
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

詣滄海

賢曰言不敢避險難也

處曰天下動之至易

易以政翻

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

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

卓意壯恐害琬等因從容言曰

從才容翻

相國豈樂此邪

樂音

洛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孰

也

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勢以制天下

卓意小解琬退又為駁議

駁北角翻

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等以光祿勲趙謙為太

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

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

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

收瓊必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請卓謝卓亦悔殺瓊必乃

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復扶又翻

卓徵京兆尹蓋黜為議

郎蓋古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

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勲密與嵩謀

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

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

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

討逆徵兵羣帥說輸芮翻
帥所類翻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

成禽也萬不從遂就徵

嵩前不能從兄子卿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

制卓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勲為越騎校

尉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

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為于偽翻折之舌翻汙鳥故翻

蓋勲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啟乃心

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勲忠直之士時卓方謀
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篤敬於國曰母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歎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丁耳况

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卓遣軍至陽城

值民會於社下

此二月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

悉就斬之駕其車重

重直

用翻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

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甲兵謂甲兵之士

丁亥車駕

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

勝音升

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

蹙更相蹈藉

藉慈夜翻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

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

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

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

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考異曰袁紀作己今從范書

居

京兆府舍

師古曰三輔黃圖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後乃稍葺宮室

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

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

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朝直
遷翻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

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口

謂嬰
孩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

裴松之曰叡晉
太保祥伯父也

與長沙太守

孫堅共擊零桂賊

零桂零陵
桂陽也

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

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

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

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

上時
掌翻

堅承檄即勒兵襲

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

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

據吳錄資直者衣資之直也

叡見堅驚

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

被皮義翻

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

死

陶弘景曰生金有堅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

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

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歎曰堅詐疾

以誘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與袁術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

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

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

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

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

梗塞

縱子容

翻表單馬入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鄖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鄖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鄖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鄖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

宗黨共為賊

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

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馬於度翻

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

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

之趣下

趣七喻翻

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

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帥所類若使人示之以利翻下同

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樂音洛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襁居兩翻兵集衆附南

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郡國志荊州部南陽南郡

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

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袁術字公

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

取其衆

誘音酉帥所類翻

遂徙治襄陽

荊州刺史本治武陵漢壽襄陽縣屬南郡

撫郡縣江南悉平

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為劉表專制荊州張本

鎮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

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

遇卓將玄菟

徐榮

菟同都翻

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

仲竹翻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

從才用翻

洪曰天下可

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

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

易以
政翻

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

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

為于偽
翻下同

諸軍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

勃海

謂袁紹也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轘轘太谷全制其險

塞悉則翻
輶音環

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闕

此謂袁術

也丹水及析縣皆屬弘農郡

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

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

於下耳非主于戰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

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

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從袁紹也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

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

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姓譜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務及

諸將西行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

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

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好呼到翻入見其人

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清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

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月

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

塞悉則翻

信命竟不得通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

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患薦翻

資費甚廣歲常割

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

調徒弔翻

時處處斷絕委輸不

至

委於偽翻
輸春遇翻

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

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

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

易漁陽舊有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

鹽官鐵官

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

難乃旦翻流為于偽翻

民皆忘其遷徙焉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以

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鴻臚

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

尉王瓊安集關東解壁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瓊至河

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

瓊工回翻

考異曰謝承後傳漢書曰班王匡之妹

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寶嫉卓猶以衛奉王命不敢玷辱

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

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
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
受詔又云憲卓遷怒自相
平迂疑非班書今不取

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

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

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其

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

二更工十四銖為一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

更鑄小錢

更工衡翻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虧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

銅人

秦始皇所鑄也賢曰鐘虧以銅為之前書音義曰虧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京門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虧音巨由是貨賤物

貴穀石至數萬錢。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
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
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坐才，道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

河陽津即孟津

董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

以遵先典，從之。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之去羌。呂翻考異曰袁紀在

從范書。明年今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

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

姓百餘家郡中震懼乃東伐高句驪

句如字又音駒驅力知翻

西擊

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

語牛倨翻姓譜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為氏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

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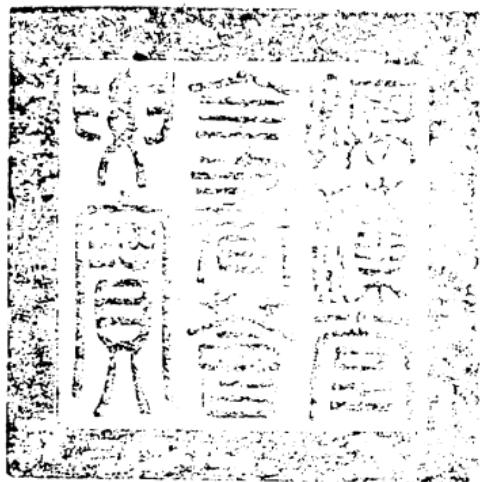
祀天地藉田

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

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

千畝舊
秦昔翻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羽騎羽林騎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